

匣銀

高爾斯華綏作

郭沫若譯

聯合書店

世界名著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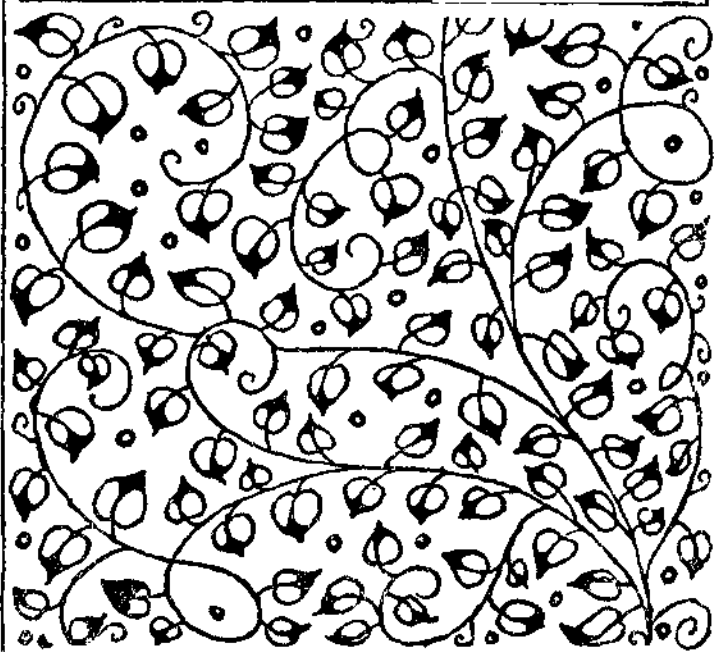
銀匣

英國高爾斯華綏作

郭沫若譯

上海聯合書店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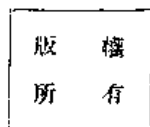
1936



1927, 7, 1, 初版

1929, 9, 1, 再版

3001——5000



每冊實價四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聯合書店印行

人物

約翰，白士維議員 有錢的自由黨之一人

白士維夫人 約翰之妻

傑克，白士維 約翰之子

羅白爾 白士維家之律師

蔣四家的 白士維家之雇傭婦

馬羅 同家之男僕

危綠 同家之女婢

蔣四 與白士維家無關係之浮浪漢

施諾 偵探

余東家的 房東太太

外來之無名婦一人

警官一人

無家之少女二人

賴文四 少女之父

濟難委員一人

警官之書記一人

點呼者一人

警察，書記，及其他各數人

時代——現代。前二幕之事實發於復活祭之禮拜二；第三幕之事實於翌週之禮拜三。

第一幕 三場背景均爲白士維家之食堂

第二幕 背景

第一場 蔣四之住居

第二場 白士維之食堂

第三幕 背景

敦倫警察廳



作者 高爾斯華綏像

第 一 場

幕開現出白士維家之食堂，現代式的，宏大而陳設華美；窗簾全部垂下。電燈輝煌。巨大的圓形餐桌上放一托盤，威士忌，吸水瓶，銀製煙匣各一。夜半過後。

門外有探索的騾音。門扇突然推開；傑克·白士維踉蹌跌倒地現入室內。傑克緊握着門柄而立，凝視着前面，呈示出一種僥倖的微笑。傑克穿着夜會服，戴的可以摺折的禮帽，手中拿着一個天青色的海虎絨的女提包。稚氣盈溢的面孔，顏色鮮朗，新經剝削，大衣掛在肘上。

傑克 哈囉！我公然回來了——（得意地）那個說我沒有人幫助會打不開門的。（踉蹌而入，搖晃着提包。一張女人用的手巾和紅綢的錢包落下）那東西我弄得她真有趣——哦，甚麼東西都掉了。那個狐狸精。我算難爲了她一下——我把她的提包拿來了。（搖晃着提包）弄得那東西真是有趣。（從銀匣中取出香煙一疊，插在口中）哦，那位家伙我還甚麼也沒有給他啦！（搜尋着全身的衣包，搜出一先零來，落下滾起去了。目送着他）醜不堪耐的這一點錢！（又看着）簡直是忘恩負義了！甚麼東西也沒有。（發笑）我還得向他說，我是甚麼也沒有的。

（踉蹌而出；走下一個廊道，立刻又回轉來，後面跟着蔣西，也是中了酒的。蔣西有三十歲上下的光景；兩頰陷沒；兩眼圍着黑暈；衣服襤褸。好像是失業的人，走入時態度十分下賤）

傑克 噓！噓！噓！你一點也不要弄出響聲來。把門關了，你喝一點酒罷。（椅聲重地）你幫助我把門打開，我是沒有甚麼東西給你的。這是我的房子啦。我的父親叫白士維；他是國會議員——自由黨的

國會議員：我在前是告訴過你的。喝酒罷！（倒出威士忌來喝了）我是喝醉了的——（倒坐在沙發上）好，你叫甚麼名字呢？我叫白士維，我的父親也是的；我也是自由黨呢——你是甚麼黨？

蔣四（粗魯的，嘲弄的口調）我是一位有名的保守黨。我的名字叫蔣四！我的老婆在這兒做工；她是一位做短工的；在這兒擱你們。

傑克 蔣四？（發笑）我們大學裏也有一位蔣四啦。我自己不是一位社會主義者；我是一位自由黨——這倒沒有甚麼區別的，照自由黨的信條講來啦。我們在法律之前是平等的——喂呀，談出笨話來了，簡直是沒意思的。（發笑）我剛纔說的是甚麼啦？給我一點威士忌罷。

（蔣四照他的要求給了威士忌，同時沖了一點水進去）

我接着想要說的話是——我同那女人大鬧了一下。（把提包搖震）蔣四，喝酒罷——沒有你的時候我是進來不了的——所以我要請你喝點酒啦。我怕甚麼，我是難爲了她一下的。那個狐狸精！（把胸伸長在沙發上）你一點也不要弄出響動來啦。你自己

斟酒喝——慢慢地慢慢地喝——煙也是有的——你要甚麼儘管拿甚麼。沒有你我是不能進來的。
(閉上眼睛) 你是一位保皇黨——你是一位保皇社會黨。我自己是自由黨——喝酒罷——我的話真說得不少了。

(傑克把頭垂向後面。微笑着入睡，蔣四立着看他；繼而把傑克手中的酒杯扭去。從傑克的襟前把提包拿起來，拿到亮處，嗅之以鼻)

蔣四 弄昏了君了，把女人的東西都拿來了。

(把提包塞在傑克的胸包裹)

傑克 (模糊地) 我難爲了你一下！你這狐狸精！

(蔣四偷偷地向四方觀望；倒出威士忌來傾飲。從銀匣中取出一隻香煙，吸燃來，更喝了些威士忌。已經全然醉了。)

蔣四 這兒的一些東西真是輝煌啦！(看見落在地板上的紅綢錢包) 又是女人的東西。呸，呸！(把錢包拾起，放在托盤上，望着傑克) 小孩子呀！真是小孩子呀！(看見鏡中自己的樣子。把兩手舉起，張着十個指頭，凝視着；回頭又望傑克，提起拳頭好像要打他那睡着的，微笑着的面孔。他突

然又把剩著的威士忌傾在杯中，飲而盡，帶着一種狡猾的笑容，把銀匣和錢包拿來藏在衣包裏，「我也要難為你一下，我看你怎麼樣！」

（微微嗤笑一下，跟給着向門口走去。他的肩頭撞着電燈的開關機，電燈熄滅了。發出一大掩閉外門的聲音。）

幕 下

忽然幕又開放起來

第 二 場

白土維的食堂中。傑克依然睡著；晨光從各窗簾侵入。
時已八點半鐘。危綠執其敏捷地走來，蔣四家的執事徐
徐隨後。

危綠(挖開窗簾) 你昨天走了，你那好爭氣的老
板四處找了你一陣呢。我想，他一定是向你要錢去
喝酒的。他在近處找了你半點鐘的光景呢。我昨天
晚上出去送信的時候，我在『羊鈴號』門外看見他
的。我假如是你的時候，我是不同他一道過活的啦。

拿起手來要打我的男人；我是不高興做他的老婆的。我是忍耐不下。你爲甚麼不帶起你的小孩子們和他離開呢？你忍耐着他，那是只有使他愈加不成器的。一個男人討了你，就可以打你；我總想不出這個道理來。

蔣四家的（羸弱，黑眼，黑髮；鵝蛋臉，聲音平淡而柔和；態度堅忍，說話時全不動感情；穿一件青色布衫，有破孔的長統皮褲）他昨晚上回家的時候已經兩點過了，完全是不省人事的。他把我叫起來，把我的周身打了一頓；他說的甚麼，做的甚麼，好像都不曉得的光景。不消說我是想離開他，但是我實在是怕他，不曉得他會把我怎樣處治呢。他一醉了，實在是很可怕的。

危綠 你爲甚麼不把他送進牢裏去呢？你不把他送進牢裏去，你是永不會太平的。我假如是你，我明天就要去報告警察呢。是我就只曉得這樣做。

蔣四家的 不消說我也可以去，因爲他喝醉了的時候，待我太不好了。但是呀，危綠大姐，你要曉得，他實在處境艱難——他失了業兩個月了，這

是使他心裏很難過的。他一有事體做，他待我更要好得多些。他待我這樣不好，是因為他找不着事體做呢。

危綠 你那樣說，你假如不舉動一下的時候，你是永遠脫不掉他的。

蔣四家的的確我是很難處了；我有好多上是沒有睡覺的。我是從不想得他擲助我一點。兒女的事情一切都靠我經手。他有時還要說些很不好聽的話，說我有些野男人跟着我跑。那里會有這樣的事情呢？從沒有一個男子向我講過話的。不消說這是剛剛弄到反面的。他就這樣不講道理，所以弄得我很苦。並且假如我說要離開他的時候，他就要做些兇惡的樣子來扼死我。甚麼都是酒誤了事，而且事情又不遂心；他其實倒不是甚麼壞人呢。他有時候和我說起話來非常地親切，不過受他的氣我是太受多了，我總不好親切地對他，不過我也始終是謹慎着的。他待小孩子們也是很好的，只要他沒有昏聩的時候。

危綠 你是說他喝酒醉了的時候罷。

蔣四家的 是的。(沒有改變音調) 少老爺是在棧發睡着的啦。

(兩人默默地看着傑克)

蔣四家的 (最後和婉地說) 他不像是清醒的樣子。

危綠 你看他到底是一位年青的少爺。他昨天晚上一定和你的老板一樣，在那兒幌盪過來。這也是一種沒有事體做，纔使他濫起酒來的呢。我要去對馬羅說。這是該他管的事體。(下場)

(蔣四家的跪在地板上，開始輕輕抹起地板來)

傑克(醒來) 是甚麼人？在做甚麼呀？

蔣四家的 是我，我是蔣四家的。

傑克 (坐起來四望) 這是甚麼地方——是——是甚麼時候了？

蔣四家的 快要九點鐘了呢，少爺。

傑克 快九點鐘！甚麼一喂！(起來，揉了揉大舌頭；把手放在頭上，緊緊看着蔣四家的)喂，你——你蔣四家的——你不要說看見我這兒睡過。

蔣四家的 是，少爺，我是不肯說的。

傑克 這簡直是出乎意外的事情，我一定是忘記了進房裏去睡的。真是奇怪。我的頭痛得這樣厲害。蔣四嫂子，你要記着不准說甚麼的。

(走出，在門口與馬羅擦身而過。馬羅年青而沉靜；面孔剃得很乾淨，頭髮很時髦地從前頭高高梳上。最初只是一位下人，偶然成了一位管事的。他看着蔣四家的，暗笑)

馬羅 這樣久犯中原，簡直沒有結局，你看他走路不是有點不穩嗎？

蔣四家的 他不像是清醒的人。不過我是沒有注意。

傑克 這樣的人你是看慣了的啦。你的老公怎麼樣了？

蔣四家的 (全然和婉地) 唉，他昨晚上很不好；他好像簡直忘記了他的本性。他回來的很遲，並且發了一回很大的脾氣。他此刻，不消說還是睡着的。

馬羅 他就是那樣的章法在找事情做的嗎，豈？

蔣四家的 每天他總是一大清早就跑出去找

事情做的，有時候他是很費了不少的心血——他實在是在找，不消說我是不能說他沒有去找的啦。世道也是太不順暢了。（十分靜靜地立着，把箕箒放在面前，一面回想着自己的經驗，自始至終用平淡的眼光看着箕箒）不過他昨天晚上對我太不好了，——昨天晚上他打了我，他是兇得沒有王法。

馬羅 嚇，昨天是銀行休業日啦！他和『羊鈴號』太打交道了。這幾天我每晚上都看見他在那兒兜盪。

蔣四家的 他每天跑出去找事情，找不着心裏很不高興，時常總是弄到心焦意亂的，所以他只要喝一點酒就跑在頭上去了。不過他待自己的妻子不應該像對待我的一樣。有時候他弄得我坐立不安，我在夜裏也有跑到外邊去竄走的時候，不過他停一下又要後悔的。他要跟着我跑出來，在街上來找我；我想他也太不應該，因為我對於他是時常盡着婦道的。我告訴他，說白士維太太不喜歡他到這兒來。但這只是使他生氣，他就要開口說老爺們的壞話。不消說他是因為我，纔把事情失掉了的，